



草木之美

□ 段佩明

艾草

翻开《诗经》，艾草在先秦的野风里摇曳，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艾草是古老的植物，田埂上，荒地，河滩涂，乃至断垣废墟间，都能见到艾草纤纤身影，与风起舞，作为一味清香的良药，艾草香自己，也香他人。艾草的香，清透悠远，入脑又入心。

端午时节，天气湿热，五毒出没，病菌瘟疫滋生。艾草的清芬，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提神醒脑，还能祛病防疫。老祖宗留下“清明插柳，端午挂艾”的千年习俗，成了端午永恒不变的主题。吾乡清明未必插柳，端午却一定插艾草于门楣，以应嘉节。童蒙时，祖母用艾叶、丁香、薄荷、冰片诸物缝制香囊，系在我胸前，香随人走，人过留香，让我自是得意，常于人前献宝，不能自己。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母亲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家里门前菜地埂上有野生艾草，蓬荪一丛，她岁岁都要割一捆回家，悬于房檐之下风干，留着煮艾水洗澡泡脚、焚烟驱蚊虫和不备之需。先哲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里说艾草，味辛、苦，性温，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作用。

菖蒲

农历五月，旧称蒲月。

城西之河水阔草丰，我常常缘水而行，看晚霞，看飞鸟，看杨柳，看远山近水，看得最多的还是河边一片绿意盎然的菖蒲。一丛菖蒲长在卵石罅隙里，尤其茁壮，细长的叶片，如青锋出鞘，泛着幽幽的凛然之气，在风中舞动，在水上挥斩。每次经过，总想拔得一两支，学着古代侠义之士，仗剑走天涯。

菖蒲形俗而质雅，有一股仙气，与兰花、菊花、水仙并称“花草四雅”，无需寸土，傍幽涧而生，清秀挺拔的自然属性，颇受历代文人雅士所钟情。唐宋时期，养菖蒲成为一件风雅之事，是少数文士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至明清，菖蒲作为书斋几案的清供，已蔚然成风，甚至到了“无菖蒲不文人”的地步。

菖蒲是嘉草，入药入诗也入画。《本草纲目》有载：“菖蒲根辛、温、无毒，可以治疗癫痫风疾、痲痘、热毒、湿疮、喉吻

肿痛。”千百年来，菖蒲一直被民间视为神草。菖蒲入诗，《诗经》为先，“彼泽之陂，有蒲有荷”的诗句里，荷出于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淡泊。二者的秉性，正是世人推崇的澄明境界，故让人心生喜爱。

画菖蒲见长的名家颇多，郑板桥、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人常以菖蒲入画，尽显清幽雅趣。“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曾享尧年千万寿，一生绿发无秋霜。”这是金农在《菖蒲图》上的题跋，三只蒲盆朴拙高古，盆中菖蒲短而细密，构思奇妙，颇具禅家静寂之气。

箬竹

在吾乡，粽子是用箬叶包裹。

箬叶，又称竹箬，大者长一尺有五，宽逾三寸，吾乡田埂地头、向阳山坡多见。《本草纲目》上说箬，南人取之作笠，包粽子及裹茶盐，还说箬叶治呕血，通小便，利肺气，喉痹，消痲肿。

印象中，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便到菜园埂上摘箬叶。她经验丰富，专挑叶面宽阔，青翠欲滴，柔性好的箬叶采摘。摘回家后，剪除箬嘴，洗净，焯水消毒，沥水晾干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包粽子时，母亲取出一片箬叶，卷成尖筒，舀入配好的糯米，用筷子捣实包好，细麻绳扎紧，一个个漂亮的尖筒粽子，就在母亲灵巧的手里成型。用箬叶包的粽子，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代张志和的这句词里的“箬笠”，又叫斗笠，就是用竹篾夹箬叶编织而成，能遮阳挡雨。

记忆中，我的祖父不是雨天戴着斗笠在田地劳作，就是烈日下戴着斗笠去田地里劳作的路上，一生辛劳。如今，祖父早已故去，斗笠也彻底退出了城市，也逐渐退出村庄，箬叶的用途也就自然而然地少了。

青桐

在吾乡，有一种名叫“耙叶树”的乔木，其叶子在高温蒸煮下，散发出特别的香味，会勾起人的食欲。用耙叶替代蒸布铺在蒸笼里，麦粑吸收了耙叶香气，味道变得妙不可言。我家菜地埂上有一棵耙叶树，高大挺拔，像一个英俊伟岸的美男子，无论是远望还是近观，都似玉树临风。它的枝干一年四季始终青翠。

母亲蒸粑，总要去摘耙叶，往往还会多摘一些，送给那些无耙叶树的左邻右舍。摘耙叶有讲究，叶子越老越大越好，不易粘面和破洞。采回来的叶子剪除长柄，洗净即可使用。

吃了几十年用耙叶蒸出来的麦粑，却不知道，吾乡的耙叶树竟然是受神鸟凤凰钟情的青桐。青桐，别名中国梧桐，百度释义为锦葵科梧桐属落叶乔木。凤栖梧桐，是中华民族神秘而古老的传说。《诗经》里“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象优美。庄子《秋水》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鹓雏，传说中与鸾凤同类。《魏书》里有这样一句：“凤凰非梧桐不栖。”喻指贤才择主而待。所以，现在的人们常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我深以为然。

被神鸟凤凰钟情的青桐，笼罩着神秘的色彩，隐匿于乡野，故而难得一见。

春日忆槐花

□ 张亚男

春风习习，走在人潮熙攘的街头，不经意间瞥见街边一树盛开的槐花，我的心头便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愁。那洁白如雪的花朵，仿佛又带我回到了故乡的那个春天，那个充满槐花香的春天。

儿时，故乡的春天总是与槐花相伴。每当春风拂过，满树的槐花便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落在院子里、房顶上，也落在我们的心间。那时，我和奶奶总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槐花树下，一边欣赏着那如诗如画的景致，一边聊着家常。奶奶总给我讲述着一些古老的故事，而我则静静地听着，任由那槐花的香气在心头弥漫。

槐花的香气是独特的，不像玫瑰那样浓烈，也不像茉莉那样清新，它有一种淡淡的、甜甜的香气，仿佛能够渗透到人的骨子里去。

除了欣赏槐花，我们还会采摘一些回家。奶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槐花洗净，然后晾干，用来泡茶。那茶水的味

道，带着一丝丝甜意，仿佛是槐花的灵魂在其中舞动。每当喝上一口，我都会觉得整个人都仿佛被那香气包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春天。

离开故乡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么大规模的槐花树了，也很久没有喝过奶奶泡的槐花茶了。每当春天来临，我总会想起故乡的槐花，想起那个充满回忆的童年。

如今，站在那一树盛开的槐花前，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场景：奶奶坐在槐花树下，微笑着看着我，而我则捧着一杯槐花茶，享受着那淡淡的香气……槐花不只是一种花，它更是一种记忆，一种情感。它代表着我的童年，代表着我对故乡的思念。

或许，这就是乡愁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而变得更加深刻。而槐花，就是那份乡愁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它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永远的牵挂。

父亲的手

□ 刘金同

进牛角窝里，那乌鸦就有了光泽，全身铮亮铮亮的。牛角本是弯的，它的外弧自然就变成了乌鸦的弓背，尖端变成了乌鸦的鸟嘴，大的一端变成了乌鸦的尾巴和分开的脚。菜子粒大的小眼睛特别突出，你瞅它，它就像是盯上了你。父亲在乌鸦的脚底下还留了一指厚的一截底座，横截面有如银元一般大。底座下面掏空，如砚台的墨池。

这底座下挖这个池子干嘛呢？父亲把牛角乌鸦拴在自己巴掌大的牛皮烟袋上，除了吸烟时把玩观赏，那座底下的凹池就成了他磕烟灰的地方。不用担心牛角底座会被烟灰烫坏，一个磕下烟灰到下一个入装好点燃，也就一分钟的事，点着了就倒掉，吸败了就再磕。那点火星，不倒掉也会自灭。

制作“二尺五”

我们岷县有一种木本植物，珍珠梅，俗名通花杆。河滩堤岸，田垄路边，阴山阳山都长，可就是长不大，三五年时间，也就长个寸径粗，再难长粗。但能长到一米多高，夏天开米粒大纯白的碎花，一团一团，煞是好看；杆笔直，中空，质地坚硬，一米以下很少分生斜枝。说中空，并非真的空，里面是白色柔软的瓤，如动物的骨髓。因此，它成乡下人制作烟管子绝佳材料。

父亲不知从哪里巧遇一株直径足有



“容膝”之乐

□ 路来森

容膝，仅能容下两个膝盖，形容空间之小，一般又借指居所狭窄。

《韩诗外传》：“北郭先生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这句话的意思是：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安身于一个“容膝”之地——似乎，所喻指的是死亡的归宿。

其意，虽富有哲理，但在人生态度上，却是比较消极的。

而真正使“容膝”一词，富有了积极的意义，且意义日渐广泛化，似乎，还是源于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的使用，其文曰：“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虽然，居室狭窄，仅能“容膝”，但陶渊明却“易安”——虽简而安。

这里面，彰显了一种生活态度：小得即安。

因为安于“容膝”，所以彼时的陶渊明，虽居室狭窄，却仍能生活得悠游自在：他可以涉园以成趣，可以“策扶老以流憩”，可以矫首遐观，享受“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美景乐趣。

每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就情不自禁，想到自己初参加工作时，乡间居住的情景。

草房两间，原本是两间南屋，门口向北。我居住进去后，堵塞北门，于南墙，另开一门，于是，南屋就成了北屋，只是空间之狭小逼仄，一如旧。需要一个庭院，我就篱笆圈墙，成就了一个庭院，真是简陋至极。

房间二：一为外室，一为内室。外室，仅有一灶，仅安一桌；灶供做饭，桌供就餐，哪有客厅可言？内室，一床铺，一书橱，一写字台而已。写字台，置于南窗之下；床铺则靠北墙而设，写字台与床铺之间，仅可旋身。

可那些日子，我依然觉得幸福。有房可居，以避风雨；有刚刚参加工作的热情；更美好的是，有图书一架，工作之余，沉浸阅读，就感觉幸福莫大于此。

多年之后，就明白了：其实，当时之所以幸福，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心态好，易于满足，满足于当下。故尔，住所狭窄，又有何妨？

白居易，有一名篇《池上篇》，其文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所求。”

因为“识分知足”，容膝，即可矣；因为“外无所求”，即不至于贪得。于是，过上“妻孥熙熙，鸡犬闲闲”的日子，就不妨“悠悠哉哉”了。

“元四家”之一的倪云林，甚至还画过一幅画，即谓之《容膝斋图》。画面：远山迢迢，近水汤汤，岸边枯树四株，草亭一间。根本无房屋可言。画无房屋，却又名之曰《容膝斋图》，何也？

在这儿，倪云林是“物之大小，在心不在境”。画面虽无房屋，但他的心中有房屋，心中有房，故可以“容膝”矣。

所以说，“容膝”之乐，不仅仅在于满足当下，不仅仅在于“当下俱足，充满圆融”，还在于它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在心。

心足，则无不足；心既足，可“无中生有”。

其实，又何止于居所？天下万物，对于人来说，莫不如此。

和春天一起麻辣滚烫

抬头看
天空的大锅里正煮着蓝天、白云和新生的绿意
柳枝捞起了一碗手擀粉
盛开的红花是佐料，似甘谷辣椒，似麦积花椒……

天水湖上，翠湖旁边
春潮腾起了细浪
那是锅开了

新开的花朵唱着歌，鸟儿落在电线上
是春天的五线谱，微风打着拍子
它们演奏着一首热辣滚烫的歌

武山捣蒜罐、甘南民族风……
这些演出，如一缕春风
和春天一起走向热辣滚烫

阳光是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赶来的游客
也是春天的观众
(冯旭文)

宁静的地方

宁静的地方
激荡那么多呼啸的声音
那些简单的名字，融入石头的坚硬
牵系提前定格青春的身影
让人一遍又一遍地回想
当时鲜红的血，如何灼热了地下的魂灵
和天上的繁星
当眼皮紧闭，盖住清澈的眼睛
耳膜震荡着天崩地裂的轰鸣
让年轻的心，渴望一片宁静

就像现在，园里的风温柔
每个饱含致敬的人，都脚步轻轻
每个脚步轻轻的人，都饱含致敬
(覃源漫)

春耕

乍暖还寒的田野，依然辽阔
风扯着云，不停地擦拭天空
想让更多的温暖抵达
土地经过一冬的休养
恢复了元气
母亲挑选的种子，蠢蠢欲动

此时，村庄和田野
只隔一张犁的距离
喜鹊是信使，从村庄出发
田野的舞台，有盛大的轰鸣穿梭
翻开的沃野，翻滚着黑色的浪花
散发出新鲜的香气
(王永清)

打开祖父的掌纹

那是一幅看似平静的航海图，跳进罗盘里的星星，眨动困惑的眼睛……
祖父的掌纹却波涛汹涌。
迅疾降下缀满补丁的篷帆，尖锐的桅杆楔入波峰浪底……
被油污包裹着的航海图，就藏在祖父的胸襟里……

他紧攥着古老的舵，把生命交给生命主宰……

那是一幅看似平静的航海图，书写着汉字的风流与注脚，用经纬线织就的丝绸质地，散发着青花瓷般的光泽……
它烙印在祖父的掌纹，无声无息而又风呼海啸……

祖父颠簸起伏的舢板，也是流动的家园呵……
饱经沧桑的脸膛，俨然一尊烈日铸刻，海水扑洗的礁石。
(何铜陵)

一封旧信

我想把这封旧信原路寄回到
十年前发出去的邮筒
无人签收，就让它如时光碟片回荡

青春已无法回返，沿途擦肩
多少人海川流，经过了多少脸庞
我们一直往前走往前走
许多话语在耳旁丢失
唯它，在某个遗忘的抽屉成为幸存者

那个谁是否还记得落在这里的脚印
夕阳西下要不要取回

但愿我们会在这个深夜同时想起
我用落叶般嗓音，读给你听
尽量读出当初那个春天的感觉
(尘埃树)

枯萎的蝴蝶兰

枯萎的蝴蝶兰
被儿子摘下来
放置土壤上面
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这么小就懂“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可我不忍心
把枯萎的花朵拾起来
贴在书页间
让它们变成泛黄的蝴蝶
飞在文字间
(薛臣艺)

有一颗星星在天上看我

我知道，肯定有一颗星星
在天上看我
肯定有一个夜晚
我保证，不再离家出走

我敢肯定
那个曾经近在咫尺的人
我只能在梦里梦他了
经常梦见他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只让琐碎的日子
自己与自己抬杠

父亲在天上看我
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牵着我，风雨再大
也绝对近不了我的身
(季川)

